客窗閒話

客窗閒話卷二

鹽官　吳熾昌　薌厈　著

王婺殷

長樂馮某操術業娶許氏中年無子遂娶王姬姬身其錄甫艾其母夢長婺纏體而生者名之曰婺授記其瑞也歸馮年僅十六未幾生一子名鐸許氏陽為喜悅而陰實嫉忌思有以中傷之王識其心故防衞甚謹母子不忘刻離也一日許諭浣衣王懷子持衣

登樓當窗以晾許潛躡其蹤自後推其母子墜樓而作驚呼狀馬聞之趨救王頭面雖傷其子則端坐無恙馬察知其妻不能相容而畏之遂成悸疾其聘李秉用遣方賀布同生平相與之至篤者泣告以故出妾與子屬之李曰知己之託敢當重任但某無家室何以安妳夫人也馬曰予籌之審矣請以王姬侍足下以存吾孤李推之不得厚嫁之幣其子繼往逾年生一子名之曰馬肅不忘其友之贈妾生子以誌其

恩義也未幾馬某卒而郜氏亦願殉死李以馬贈嫁之貲經營起家富甲一邑聘延名師以訓二子恩勤兼摯馬鐸得中永樂壬辰狀元其子李馬亦發解李夫婦大悅分馬鐸以家貲之半俾歸其宗鐸泣辭曰君非繼父何有今茲願以空身守先人廬墓李亟與之鐸以財產爲弟游學名與買田與改名曰騏以避嫌疑戊戌李騏亦狀元及第未幾李夫婦以壽考終鐸欲繼其嫡母許氏以王姬歸梓父所騏不願曰若

依況命則弟爲無母之兒於禮不順不得已陳情於
朝竊命禮部議曰王氏改嫁義已絕於前夫教子成
名理應隆以異數況李驥不能無母而馬某本自有
妻論婦道之有終應從後葬爲英才之連去月請錫榮
封事出劄問後不爲例議上封以長樂縣君論祭葬

假和尙

金生者浙右人也幼患禿瘡頭無毫髮然聰慧非常
經史百家過目成誦臨摹法帖逼肖名家眞未易才

也惜好爲巧詐不務正業年十六入郡試優等食餼父母爲完娶後相繼而歿生益無拘束日與浮浪子爲伍凡狎邪之事無所不爲未幾家業傾盡則播弃其親族朋友以博升斗如是者十餘年人人畏而避之無可行其欺詐矣益窮如丐室人交謫生忿然曰大丈夫博功名富貴猶反手耳奈吾鄉人目小如豆不識賢豪無能助吾人青雲者吾將遨遊四海以覓之妻孥皆破涕爲笑曰博塲妓館足下之青雲耳

累及鄉黨不爲少矣不自成立惟覬人有猶肆口譏談能無汗顏所可取者不肯玷辱先人輕去其鄉而爲流丐尚知羞恥是則足下之大志也生忿忿而出遍求親友告以遠遊之意以妻子爲託曰以十載爲期若不得上達誓不空歸衆皆曰十年則君之子亦長矣似有騰達之才君無後慮生曰吾子不過貴公子之貌耳焉能清於老鳳衆笑曰但願如是我等十年之擔負可息矣生叩首謝衆因別匆促當爲君籌

畫旅費以壯行色生曰貲累已多何可再擾郎此行矣急弃而去途遇一僧醉臥於道身畔有搭生觸機而嘆曰噫是可爲也隨竊其衣鉢並有度牒名曰悟眞因是周流於叢林間但可駐足無以發跡轉輾入粤東有古大寺者雄據一方爲通都大邑之勝境也將不戒於火琳宮璇室焚毀其半其主持僧募緣修葺倘無人應生周閱之曰噫是可爲也遂謁主僧願留爲役問客何能對曰吾乃粗莽和尚柔能識字誦

縱不過任洒掃執爨之事耳主僧留之令其入市買物則表所闤闠中之能者爲之書單必詳列某物價若干共用錢若干交單時物既便宜草亦明晰主僧甚寵遇之如是者半載人咸知之眞和尚之眞無能也眞不憐其僕誠惜其愚蠢生故作愁懇之狀以取信於人於是潛置紫金衣缽以簽藏於爐餘之佛座下一日辰興冠毘羅服紫衣據大殿之基趺跏而坐衆僧見之走報主僧曰唔眞瘋矣笑述其狀主僧往

觀生徐起曰佛旨在身不敢行禮主僧詰之對曰弟子於夜半夢釋伽牟尼降臨曰是廟之興惟汝能爲其勉力募化以結善緣弟子以愚昧辭我佛微笑以手摩頂授以五色珠使吞之曰服此舍利子自能領悟一切法吾座下有正傳衣缽亦以付汝是可取信於人也弟子醒而尋之果於蓮花座下得此敢不敬謹奉持以彰佛道詰吾師號召施主以覲弟子撰文刊榜以冀善緣衆會聞之遠傳遐邇於是男婦聚觀

者以數萬計生乃佈硬黃紙對大衆書疏其文如聖
教序之清麗其字仿多寶塔之端勁士大夫僉頂禮
佩服大衆無不涕泣贊嘆閧呼活佛施舍今後彌月
間未挺堆積矣乃延善士以書其事敘曰剏建之費
雖數聚椽之材未備何從得此大木也生曰吾慧照
四方惟蜀山有巨林可采第不難往買而難於遞運
須廣大神通以攝之似亦可至也衆皆曰運大神力
非活佛不能生為許再三衆請益力生曰姑以二十

而金易輕便之物俾予獨往獨來以成此善舉衆皆欣諾爲之置珠寶以行生出粵棄其所素熟稔入都貸其珠寶豐獲贏餘値大捐例開生以原名納貲得太守入覲奏對稱旨交部郎選銓得閩配過其鄉里備修謁焉然惟一時親友爭追奉之生皆厚報乃携眷赴之任絲毫無擾深知民間疾苦以淸勤自持故稱賢太守也

公大將軍延師

公大將軍某權尤極威震內廷勢傾中外庶司百寮莫不拱手聽命適其幼子需師教讀與公卿言及衆皆唯唯時有江南沈孝廉因不第流寓都中覓館餬口已託其座師某侍郎尤爲推薦適冬至朝賀之期百官咸集大將軍復理前言某侍郎舉沈生以應大將軍曰爲童子師以品行爲要俾幼而習見師範則長可觀矣此生端方否侍郎對以有儒者氣象大將軍欣然許可侍郎歸召沈生囑令小心謹愼不僅

安視有方若得大將軍清目則功名未可限量也沈

感謝而退新正大將軍遣從官以名東邀沈生至第

大將軍躬迎於堂尊席南嚮命公子盛服拜師畢大

開筵讌聲伎襍奏賓主盡歡而止送先生入西園書

室三楹峰巒周匝林木青蒼室內書籍充棟陳設精

雅公子年甫六齡不過指教數字而已其供奔走者

蒼頭四人俊童八人晚入臥室牙床錦帳繡褥錦衾

雖皆佳妙矣一日蒼頭帶長髯者至約視沈生體段趨

出去裝進紹袋令轉服之長短適宜每日辰興則八童齊侍其一首頂鏡盆跪而請盥一執漱具一執巾帕一執鏡奩一執香皂餘皆撩衣攝裳環伺左右沈生平所未經者意甚不安諭之曰其以盥盆置架上毋詰爾等衣也童曰某等受大將軍命曰事師如事子大將軍盥沐皆如是也敢不勉効執事以逃重懲沈曰我所命與爾無礙童不敢違以梓補離架承之訖正沐大將軍至見童不頂盆怒目視之向隨帶護

衛一頷首護衛[illegible]帶[illegible]童出未幾獻首階前曰某童不敬先生已斬之矣沈大驚駭視大將軍色轉和心始安大將軍喜古玩稱得兩鼎湯盤之屬與沈共賞鑑沈君贊嘆則曰先生欲之留此爲玩雖千金所得者未嘗稍惜一日大將軍取來與沈共餅飯中有完穀沈出之大將軍見則首示護衛意護衛去未幾獻首階前曰庖人揀米不淨已斬之矣沈不勝驚愕視大將軍歡笑自若不得不勉強承歡逾月沈憶家中

所需欲支係金與蒼頭商之蒼頭曰需君千請作書呈大將軍沈請數十金遣家書送去蒼頭回曰已如命寄江南矣未幾大將軍奉旨征西夷來辭沈曰先生之品學予所敬佩今子承命西征未稔何年藏事敬以幼子屬先生有不率教者為責之勿棄之而去予旋師之日當有以報先生也沈唯唯大將軍去後沈欲出訪友閽者拒曰府中出入皆有籤籍按月繳稟大將軍存查先生足不出戶今忽有是恐貽奴輩

性命之憂苛已則已乞哀憐之沈知大將軍家[illegible]嚴遂不果出次年應會試亦為閽者覔索而止沈憤欲告歸又不敢拂大將軍命所幸四季衣服屢為更新而小衣十日一新至有饌則翻新出奇總無恆品不第嘗饌而已若悶時蒼頭望見顏色即傳府中男女各優扮演劇為先生排遣則又樂而安之荏苒三年屢有信致家中未得一回書深以父母妻子為念[illegible][illegible]致意大將軍得遂書意甚款洽亦言亦謙退惟云

于報捷在邇請先生姑依晤倘可也又半載大將軍獻俘還闕聖駕郊迎公事畢入視先生歡然道故並謝勤勞之意沈未敢驟辭一日登假山閒步忽聞哀痛之聲問童因此聲何來童曰大將軍凱旋後在廳事考功過在營戮者沈曰得窺探否童不敢違引之往潛伏廳後窗視見大將軍高坐庭下甲士森列所執刀斧之光耀目兩旁司官按籍論功過其功多者立易以應升之品服酌酒賜坐其過多者大將軍面

數之曰其職汝失機宜某事承辦不力應將任其咎額不顧也護衛即洗剝其衣推出門外斫首以獻惟是大將軍嚴刻罰多賞少悲嘆不絕沈觀之慘甚不覺首觸門屏而倒大將軍微聞之事畢退視廳後見先生倒臥於地數童扶之不起大將軍親挽之入室試令安臥與僕速取安神丸以湯服之從容問曰誰告先生但膽怯也沈思大將軍威嚴不敢實告因徐曰聞公子之言以其愛子之心則無所責罰大將

軍唯而去忽有僕婦倉惶入室遽告曰公子干犯先生大將軍裸而鞭之將斃矣奉夫人命求先生速救之沈愕然曰我不能入內室其奈之何婦曰只須先生命蒼頭往喚公子則大將軍不能不釋沈如敎著頭負公子來憤慨欲絕沈撫之徧體皆傷泣曰我寃汝矣命蒼頭携公子臥具來與之同榻慮大將軍怒猶未息也逾月乘大將軍歡悅沈復以歸寍爲請大將軍曰先生孝思子曷敢阻擇日盛餞大將軍欲親

送出陽沈力辭猶依依不舍命公子代送登程之際後車數十乘從者數十人卿相咸設餞行則衞士前驅止則館舍咸備所歷之都邑自節使監司以下迎送惟謹至河干則巨艘十餘沈意謂一肩行李何用如許舟車始問蒼頭則以巨紙進點數之凡幾年所備之衣衾及書室中所陳之物無論書籍古玩無不載來沈笑謂蒼頭曰誤矣是皆大將軍之具何可攜歸蒼頭曰大將軍命瑟先生思念舊物故悉舉以贈

沈感甚意謂此不得財諸物稍值萬計半生無慮餓死矣及抵縣則郡督率百官迎於舟中沈再拜以辭曰予小子其敢勞上官衆曰夫子爲大將軍上賓我等其何敢褻辭衆隨衛士擁護至第則舊宅全非門第軒昂居然巨室沈徘徊不敢入是時觀者如堵鄰叟謂曰封翁望郎君久矣何不入室沈曰我家何在叟笑曰則君開刱大宅而誤爲不知也沈始敢入迎於門者皆卒僕衣裝堂則誥命煇煌入室則父母衣四

易服儼然命卿沈趨跪膝下問所由來其父毋詫因汝自爲之何▲　知沈實劉以不覺之故其父北向指曰大將軍成全汝可謂再造之天矣因云其年方伯來謁老夫曰春大將軍命爲翁改宅遂去舊而廓充之老夫曰宅大人稀得毋寥寂方伯即送僕婢若干人并良田質庫以及陳設之物無不畢具旋得捷報曰汝從大將軍西征以軍功得縣令屢次薦升今爲觀察老夫婦皆膺封典惟慮汝在軍前縣懸而望

今汝歸來聚宅大慶矣沈感極涕零出見諸僕數十人以次叩謁一老蒼頭捧櫝跪陳數籍以告曰是皆田宅人丁契券之屬大將軍命置者老奴已經理數載矣請即君撿收以便老奴帶衛士等回都覆命也沈慰勞之受籍計點其值百萬乃啟謝大將軍自此寂然亦無回音沈思大將軍權勢過甚恐罹黨禍不敢出仕稱疾家居不數載聞帝惱大將軍遷謫炎地百官交章劾其肆橫狀帝 震怒命削職拿問過藉邸

沈所通緹騎潛入舟中撫大將軍而泣大將軍笑曰
大丈夫視死如歸予即不法實無悖逆第上怒不解
予固不望生還況予以儒生起家權勢傾百寮享用
逾萬乘得無盈滿之誅乎惟幼子託先生耳沈唯
唯納頸于繯不受入都市廷戮之旨承賜繯首籍其
家諸子男皆遣戍遠方爲怨家所滅其幼子因撫職
各得以脫漏沈聞之不勝悲感是夜突有比來流丐
二人入宅求見閽者與之錢不受丐曰但得一晤主

人死亦無臧沆出視之即老蒼頭與公子也相對慟絕遂匿以爲子以存大將軍之後

無真叟

浙人章生在閩游幕應臺灣縣之聘司徵收備渡重洋方其入署時同事者煦其不諳凡寬房暢室可以棲止者皆爲佔去章生幾無息肩地主人憫之護居二堂左个嘗出衙步後圃以散其心見岑樓三間左右有廂環以短垣地極幽雅而寂無人居問其閽

則鎖閉堅固莫知其故徘徊階有汲井人至踰期或
綠始知樓爲狐仙供奉之所無敢擅入者惟主人行
香一開即閉章生年已六旬向習莊老好談淸靜亦
無所畏忌今得其地豈肯舍旃爰與主人謀遷許之
遂啟關掃除以安臥榻於屋樓之下寓僕於廂廡具
衣冠焚香登梯見樓上清潔無塵中設一几一牌書
供奉仙人之位章生再拜致敬而禱曰弟子求借幕
下此與仙有緣寄托宇下伏祈庇佑如家不棄下愚

某亦好道稍與開其茅塞詔以自新則感受無恩益饌既設自此安居樓下從公無擾朔望則具雞子清酒再拜前祝精誠不解雖無形跡而風清月朗則聞磬聲索索自樓而下或散步中庭或推門徑去章生益朝夕致虔衷祝前詞半載餘時值中秋天朗氣清是夜設几席於院落樽酒盤殽將欲獨酌忽一杯移樽自移至對座而定章生見而喜急具衣冠拜請曰仙人果惜下愚來格來饗某敢侍坐亦盡一杯敬謝

而聽則無音響又夜獨坐房中忽一座自移相旋章生益喜曰仙人來矣頭向座拜迎亦無他異章生悟曰仙人厭亂而不救治者必因有僕在側恐洩其機耳次夜託故遣僕他宿臥關門而敬請忽座上有人言曰先生可謂誠矣老朽久鑒貞衷惟不敢稍示異趾以貽人口實耳今吾兩人相對可無他慮請言其志章生肅然曰下愚久慕山道而無所遇意謂黃庭道德諸經皆古人寓言耳今坐對仙人是必真實無

妾請明以教我對座笑曰老朽道號無真而先生從真之氽何意生曰請問無真之義劉座曰即如日前之房屋器具真矣百年後安在耶父子夫婦真矣瞑目後向有耶世人惟其認真即爲真累六欲得以牽之三毒得以制之老朽無此故無牽制不過一閑散漢尊之曰仙人則吾豈敢請以無真奧妙語可也章生曰叟爲何物人以何成道因何不居山林而溷跡塵俗請言其故叟曰吾仙見宋高宗南渡至今九百

餘年矣自天台得道後奉天仙命狐司是邑印信故不得不居此耳章生曰凡有衙門即有印信其盡仙人司之耶叟曰然章生曰何衙署中有彰彰供奉者有黙黙無聞者叟曰道謫有淺深故靈應亦有隱顯如世之官長有能有拙其能者赫赫爭先其拙者亦甘退後亦由此理自是遂成 相與無夕不聚凡章生有疑難事必預報之有過失處必規勸之儼然一友時因主人酬神演劇優伶數十輩爭婦幕中人有覔

祿者年已冠雖色藝未衰而人皆厭離矧伴雛者竟無
顧盼鬱鬱不得志與粉淨章生廣結之章生雖非所好因
叟竟無愛憐之自愧纏頭不豐而亞祿猶有請乞焉
後應之方無所設措而探諸床頭則必隨意與物故
與亞祿親昵竟與諸稱伶爭勝有過之無不及亞祿感章
生甚未幾劇散亞祿不知所往而章生亦不羅齊越
三載頃忽謂章生曰吾將告別上堂貨濟世佛之恩
章生曰吾守者不得解其責即能無恙累爾爲未辭

郎將含吾非吾雖印章生訝曰何謂也叟曰足下郎

𦂳途窮不思歸故鄉而遑問他人閑事章生曰予非

不願歸奈宦場習慣覺家鄉之飲食起居皆不能如

意遲遲吾行職是故也叟嘆曰數耶數耶老朽竟無

可如何耶今有一物相贈務必隨帶勿離亦可倖免

飛一紙下章生拾視乃紹興客之販酒票也章生莫

知所以以微叟故作瘋癲諸內佽回請叟一顯其形

以誌別叟諾次夜設藁席於樓上遣從閉戸闔叟𤃬

入則覩一老者闊面大耳碧眼方瞳鬚髮皓白着古
衣冠笑容相迎於是舉盃歡飲章生醉臥而叟逝去
未幾林逆起事攻城將殺章生易厠役之衣履隨衆
中入遁被林之黨所擒得獻俘堂下林審之曰汝非
土著必官之親故僞裝而逃者章生聞道破其情陡
然失色一詞莫措林叱斬之左右應聲如雷方欲趨
綁忽林逆後有俊俏後生急步下觀半跪啟林曰勿
斬此人此齋長者小人素識係浙産而在臺貿易者

被官覔其首本困守於此不識大王大威故縶於
能言耳林搜其身左右索得酒票一紙以献林曰
是沽客也宜之命截其髮以隨吾軍於是章生得命
爲卒伍之厮養不能自脫數月忽聞傳呼曰亞將軍
圍兵卒伍皆跪迎章亦隨跪見騎從如雲馬上一
年少將軍戎裝衣甲擁衛見章生叱從人縛之章
急前免冠叩門擲而入將軍叱退從人免冠而下曰
章先生不識亞祿否祿受先生恩欲圖報者久矣今爾

遐先生始得伸祿之願亦膺天幸請先生居祿帳下覓便遣送奇乃詢祿何以至是曰祿與林王有舊別後相招追隨左右於今三年頗邀寵眷竟以林必無成勸祿同逸祿曰是亦知之但林王顧我厚不忍舍耳未幾援奇為親軍與之旅費遣赴閩城爲細也遂得渡臺而歸

鄭斤曰章生之所交者狐也鬼也皆憫其休而人其心故翁以免於大難吾不知世之與人共休時其心

者相處不必遁跡逃之刀而殺之矣噫交遊者其慎諸

磁州地震記

維道光歲在庚寅閏四月二十有二日戌刻磁之人或甫晚餐或已宴息忽大聲雷吼從東南來莫測其由天白地如人在鼓中逢逢四擊方駭愕間有若千軍洶湧萬馬奔騰而地皆震蕩矣人咸爭先恐後扶老攜幼走避空曠之區亦如駕輕舟涉江海而遇颶

風上下飜揚浮沉倏忽俄頃間屋宇傾頹磚瓦雨下木石飄舞飛灰蔽空惟聞男號女啼呼父母喚妻孥之聲與夫牛馬驚嘶雞犬叫號喧嘩嘈雜莫辨誰何夜半稍息復哀聲四起相傳覆壓之內頹垣之下裂首破腹折背殘支者比比皆是以是內外搶呼遲遲悲慟也黎明觀城郭廟宇及官私房舍無一存者繼多折裂方圓長濶尋丈不等均湧黑水挾細砂泛濫於道而井泉反涸於是山陵分崩河渠翻凸橋梁盡

折坐墓皆平村庄道路不復可辨二十三日戌刻復大動人皆野處依樹爲棲樹搖則人物僉墜男婦互撞衣裳顛倒踈底涸滑惟有架蓆作廬掘地爲竈聊以食息然而骨肉莫能顧將久不相保悽悽感感惛惛懞懞無復人寰氣象矣旬月間猶或時動時止其地窮之皆作空聲甚有歔如綿浮如沙者其人則心膽俱碎而口噤噤稍一動搖無不相抱慟泣俯伏待斃所謂民不聊生者真此爲甚欽惟

聖天子視民如傷恩綸屢沛恤死賑生拜城建宅而蒼黎於是乎大定惟坤土堅剛之氣未復間或震動於今三年云

贊湘猶云筆如椽轉備極形容披讀一過宛如目覩情形使我心朋俱碎所謂繪風有色繪水有聲者

神童

神童某云鄭何許人其父爲鹺商將負商千金家貧

無償託疾臥商頻來索不過緩延而已然積久難償鬱鬱真病矣神童時年七歲毋卒僮依其父每見父憂愁鬱結童亦咄咄書空忽大笑曰阿翁無憂覓有法退此債且能使之助我家其父曰童子何知大言不慚童曰兒無法可施之際請嘗試之如其不效不過兒戲而已人不深責也請取我床頭錢一貫以圖之其法效力敢告翁知也其父因愛憐故姑聽之童攜錢去鄰舍有爲傭者子之錢曰後日汝裝魁星像潛

我房中有客推門則一願其形還我身附客去則我道汝御裝歸復語之童謂其父曰後日商至來翁告以所遺兒告貸親友有允諾者不知何月送來應問兒翁即呼兒兒高聲讀若不聞也者商必視過兒舍則遣之之法行矣後日商果來其父一如兒言大聲呼兒不應書聲朗朗讀益健商笑曰肯讀書好兒子我往見之至兒舍甫推門則有青面獠牙虎冠綉甲之神執斗筆當門而立神光照耀商大驚而退思此

董至有魁星後必大發欲以女妻之乃謂其父曰令郎非凡品也我不敢動擾爲請來一見父又呼之童始應聲出商見其貌既英俊執禮甚恭凡應對進退無不動人敬愛者商大悅乃曰足下有寧馨兒不患無振興之日我願與結婚姻肯爲我婿不但債可免且[illegible][illegible]贈與令郎讀書之貲我爲備具其父喜出望外扶床起拜童亦拜商歡喜而去翌日遣媒納采商聞遂其父于去甚聘延名師使童入學而父仍司

會試於是神童之名遐邇傳布採訪使者錄之貢入
太學後果大魁天下
薌厈曰七歲兒能知是乎已具元魁之才彼大腹賈
直爲其氣燄所取非僂伶之能爲力也

時醫

吳某檇李郡人也業醫兼設藥肆其邑宰有愛女隋
感冒之疾延之診視用防風散服之卒宰怒命縛治
之幸素誠吏知風而遁越境乃免依妻父家逾歲宰

還他邑遂携眷歸妻弟送之復踐舊業其鄉里鄰黨集金賀之開讌招飲時已昏暮客皆據席開飲與正豪有叩門求療子藥者主人不得閒囑其妻弟曰筒內幾顆幾瓶紅色者是汝往給之其妻弟酒已醺隨手撤一瓶開瓶皆紅麪包與其人而入識畢客散矣醫撿點器具見一瓶在外所盛者信石末也問何人動此其妻弟駭切我以為療子藥給來人矣醫愕然曰來者何人與藥幾許曰其人似營伍中者得錢十

餘文與藥二三錢也醫曰殆矣我之不得業是者命矣夫明日必與大獄身家其能保乎其妻弟曰無已姑乘夜遁逃以覘其變乃囑其姊居守偕醫仍遁當是時有都督某大將軍駐是邑得脹疾發即暈絕惟以石藥濟之間時時服忽疾作將發其夫人命卒求藥卒因是醫新設舖藥必認真故買之而歸夫人冀拯急以水調藥未灌之大將軍腹中如雷鳴須臾起坐大呼妙藥妙藥夫人告以故呼卒入詢得其處曰

民害也差弁往聘之以除吾疾翌日命中軍恭將率其卒伍奉袍服冠履白金五十往延先生中軍至則磧肆已閉叩門不應嗔兩鄰問之僉曰昨甫開張今日又閉必遠鄉之人延去治療也然其妻在我等往後戶問明以應台命中軍領之鄰人疾呼吳嫂其妻因弟誤其夫惴惴憂懼初聞門外傳呼聲潛窺之見馬上長官同健卒十餘人盤詰鄰人知夜來事發矣甚恐飲泣何敢應門鄰老不得已越牆而語之曰官

添有禮儀必無惡意嫂姑納之無禍及婦人者其妻不得已啓門中軍入室陳其飛物矣問先生何往吾奉甯門令其速赴召也妻心始安以下細對中軍呼里長入使往尋之鄰老作函招吳醫同往見大將軍訓聞延入怡然請診醫胗之實不知其疾之由來謬以虛寒對云以薑附桂附爲丸服之可瘳大將軍諾謝遣以百金與之曰聊爲藥資有不效者容日重酬醫唯唯而退謂其妻曰愈疾以信旣重且多天下之

大奇事也然不可再其將何藥以應命耶其妻曰烏不延其親隨之人而深探其疾源醫大悟以酒食宴款於隨官始悉大將軍以卒伍起家方其戍守邊徼時冬無裘衣朝夕以酒禦寒酒家用信石入釀飲之遍體遍暖故寒士多從之及大將軍貴開府南方無此等惡劣酒遂成肢疾醫會其意以滋補之味參以信石作引爲丸以進終一料而體竟復然疾不復發大將軍深感之凡所轄四營八哨九十餘汛屬下將弁

無論男女有疾必使延吳先生愈則强之重酬若不然則曰吳先生尚不能治其命盡矣於是造請者盈門不數年成巨業起大宅自爲門聯曰進退防風稜命時來信石活人

薌厈曰勝者所用卽敗者之兵惟其時而已矣故當世醫無定評忽賢忽不肖有幸有不幸噫能入岐黃之奧而使者生扤夭札耶噫抱恙者實可危矣

神尼

僕婦梁氏江右人夫早故僅遺一子衣食無賴送官
爲僧而身爲巨室傭是邦風俗凡附近僧尼廟宇者
日給口飯月施之米梁氏之在其主家也命與布施
升斗逗滿故僧尼皆德之梁氏年逾六旬雙目瞽主
家資而遣之悵悵無依有觀音堂之老尼者素受其
滿施頗念之今既見爲逐婦憐而收養爲之祝髮稱
依度日未幾老尼卒其徒主持廟事嫌瞽尼坐食驅
令他適又無所依飯哀泣於途父老見而憐之時值

有大五聖堂者爲惡丐所據肆爲小竊擾居民比戶不得安癸老與紳士謀俾瞽尼居是藉以逐丐是方之人口施之食尼於是始得安居昕夕誦佛號足跡不出外者十年雙目忽明心胸了悟始一遊故主家爲陳因果主家見其瞽而復明咸稱異之不獨鄉里樂爲顯見即遐邇聞之莫不欲識其面者乃與人言禍福無不立應於是五聖堂香火大盛自命婦以及小家子女僉尊之曰神師 嫗亦無辭即 其廟地剏建

大士閣巍煥宏麗士大夫亦來瞻仰問道而尼但以
誦佛爲訣其子僧亦皈依其母爲之執爨灑掃殷勤
孫侍又十餘年壽八旬外忽謂其子曰吾將西歸在
此二十年攪擾衆居士須有以鳴謝期某月日齊集
閣前拜別也子諾傳徧揭帖至日來觀神尼化身者
男婦不計其數尼易新衣冠禮拜神佛天地四方畢
手謝將人似有所言其時人聲嘈雜不能聽辨尼乃
至閣前以蒲團當階趺坐命其子進筆硯以大幅硬

黃紙布其前運筆大書偈子一十八首命粘於牆以示大衆居然字畫分明多成句讀且協古韻人皆知其向不識字今作是竦動拜者崩角尼乃爇香朗宣佛號千聲香火及手內外烈焰大作頃刻坐化異香匝地大衆泣拜助其子聚骨而爲之塔士大夫銘之至今存也

或問曰奇哉不讀書而識字已屬難信況能作韻語其爲捉刀也明矣獨作曰是不奇君子求之思耳昔

剏字者者頭本是憑空結撰至章詩詞經更無傳授遂成千古絕調可見人心本明愚夫婦恐具聖賢之理唯爲云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老氏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吾儒識字能作詩而已此尼二十年心無沾染自然靈明來復倘見本真乎入首偈子不過道其所道何奇之有

客窗閒話卷三

鹽官　吳熾昌　薌厈　著

魏元虛

魏紹子元虛江左諸生遊幕燕趙間以記室謀食爲保陽之古大士菴闢舍三楹獨居無遇特巳旅食半載行李蕭條困頓之狀親故白眼值仲秋節月光皎潔將戶爲遊興圖一醉行數家咸辭以故漏巳三下枵腹而歸入其寓臥室之門巳啟燈燭煇煌魏疑居停

逐之以延佁客也忽然入察曾見豔女披服鮮華据榻而坐見元虎笑立相迎魏愕然退步曰伊誰宅第此僕之卧榻實宿舍也詎可誤入女微哂曰親朋投子而無禮若慢非窮來慰寂寥何誤之有實告子妾懼妾巫山氏之裔前生藉子替劫今已道成欲圖報耳魏聞益戰慄女曰子何怯爲視妾豈禍子哉魏轉念曰願死之人卽死於佳麗亦得隨釋然問曰仙姬其將何以慰予女曰子亟闔外戶移榻於月光之下

淸談雅酌以舒予懷何如魏夫人命設女樂一隊至中庭無何玉盃交奢珍饌醇醪皆探當而出女與姚對坐歡飲互酬女曰妾係蓬萊子前生爲幽州少年與妾有舊同臥起時値雷叔妾避子身下而雷誅殺子妾得逃脫入西山修鍊二百餘年南得正果知子今有此大劫予致身青雲以酬大德當其時淸輝朗照鐙光燦燦然治容嬌艶國色無雙姚心動欲挑之曰仙卿即與僕有舊願修舊好結兩世之姻緣

女曰不可姿內丹告成脫披毛之体巳得超凡焉敢
犯淫欲戒而墮落耶魏曰子前生以身替卿死倘甘
心焉卿爲子一破成盧得乎不可魏逼之女避曰不
但於妾恐利將以盜子之元精而絕驅命宜勿攪耶
魏曰木石載籍仙女下嫁者比比皆是爾既成仙体
何損而子亦勿深相女曰好色者不在乎淫子試思
接狐之從行衆氣弱精滿興衰有何意味莫若總其
秀須采其金神與對名花可玩而不可褻則意然情

長況妾能與子清談竹解語花樹不更勝耶魏不擇直前抱之竟有影無形凜然而止女笑曰癡人仙体清虛豈能嫁俗郎此可辭仙女不嫁之証也遂探筐出靑精飯共食畢歛器於筐出朱提一笏以授魏曰聊以資旅食俻寒衣後會有期勿廑念也一轉瞬間女化清風去矣魏若有所失悵惘不已閱兩月資用告匱正欷歔凝想間女已遥立案前低呼曰魏郎久濶相思良苦魏驚喜相迎責見疎之故女曰爲子籌

禦冬計已足跡遍三輔矣出金置几上皆細碎不成錠者囑曰以此卒歲諒不致饑寒也魏揖謝曰屢蒙惠賜感激難名弟子聞仙人致富不難倘金穴可探尚不惜予一遊荅佩卿德女笑曰癡人無論神仙不當作賊即地下藏鏹亦有主者惟暴客劫掠之資與貪墨非義之財瘞其數目未明時分潤些微斯不爲造物所忌安能暴富耶且富者多累令使子不饑不寒不助神仙豈助魏曰是也但予亦爲丈夫有室家

而不能倒有學術而不能展仰賴仙鄉實抱憾会數
後將若何卿其為我決之女曰獻歲後予之命運享
矣何憂一府地顯達隨之將曆一命魏曰何從而可
友曰月正元日予之舊居停來已有位置當入荊襄
之幕其署西有齋室予可託跡寄之故而獨居之妾
將為予謀入仕途也魏欲細詰之女已倏忽不見元
旦果有舊居停訪至謂魏曰敬為先生推轂今荊襄
同察某屬延文旌希即命駕魏頷諾旋赴襄國主人

甚臥佚先生命果得密室居之荏苒半載盼女無音

夏之夜納涼小院暫見天際微雲下墜女攜囊索而

至魏生歔欷欲狂曰囊中何物若是纍纍女曰子之終

身在是魏急叩其說女起而傾其囊白鏹盈几矣謂

魏曰予前欲致富今且貴矣聞朝廷將開納資之例

子數應得郡丞軍而擢至令尹俟命下之日予作書

備抄簡遍致舊好請助必無應者詐篤稱某某資俞

君不以掩人耳目則羅致有由無突如之惑矣冬仲

得官荊湘間妾在邯鄲旅次相候魏不覺感深膝曲跪拜南與而女已杳矣未幾南河大工例斷魏如女言備置是年冬十月入都納貲果得荊宜施分楚北束裝前往至邯鄲忽遇美少年策蹇追隨將投旅店少年停騎問曰車中是魏郎否家姊致命請往大槐老店在彼設餞也言畢揮鞭而去魏知女所使欣然而馳果見槐陰之下有旅寓甚清潔門無他客遂留宿後宅而安置僕從於前託疾早臥剛月上槐稍香

風滿院女已至矣魏相迎入室女仍携僕設饌珍錯
雜陳相對而飲女曰予至楚方伯署東有宅一區係
妾親串所居久無人敢下榻妾有一函至彼祝而焚
之理可相議了債之價廉而宅精魏諾所請女偕往
女曰妾與俱有界限無故不敢逾越將請命所司再
往相探可也魏已微醺不覺情動把杯至女前跪請
曰僕八臘之夫望仙卿援我女躍登几而唾曰俗子
真難與交無已請還予床頭人魏登几女退縮依牆

而立魏哭撥其吻不覺觸鼻審之濟明畫美人耳女
已不知何往魏哀祈不應嘆息而寢至楚覓得其宅
內外寬廣結構精緻依女言致祭焚楮敬祝爰居無
恙遂謁大家及同官者數月忽家僮某來曰宅後皆
至請往迎之魏乃疑訝問其子亦至相將而往有巨
舫泊河濱儼然妻在魏登舟相晤各道別情研詢來
由妻曰即遣胡僕以貲來迎何自諱爲魏辯無其事
妻曰胡僕偕來今日停泊時曰已至矣道即寓所甚

悉請先往報半日不回因遣僮隨兒尋之魏始悟仙女所爲遂詳述其事均大感悅舍舟赴岸設仙女之位而祀之越餘將至官某御魏潔誠齋宿與女下臨以問休咎夜半倏聞步履聲開幔而女在榻前魏起拜曰大德成全舉宅被仙卿之悲愧無以報女曰妾以報子子何言報從此至官後五年必荐擢某令是時宦囊充裕可以休矣不然某年月日禍且沒家子其誌之魏悚然肇之視女倩甚依依益覺憮然翩趨几復

跪而請曰仙鄉之惠我無窮然且不休復何他望哉不得一親芳澤終屬憾事女挽之曰子何惓惓於是妾亦猶夫人耳君如子意不復得見子其願否魏曰且救目前之急女默然俯首殊形羞澀魏摟之不但於是代爲解襦登陽臺成鴻溝悲臻實境非復曩時空虛矣東方既白宛然在抱諦審之乃其妻也魏愕然拒之醒妻亦驚曰烏得在是魏詢其故妻曰妾亥臥室中漏三下如被夢魔至是方覺不知君何出入

也魏比視之昨所解釋者皆其妻之衣服自齋至室
並門盡闢乃告以故妻曰卽獲者仙女矣於是敕裝
偕赴位前焚香謝過遂就官三載考績得列保薦又
二年權其縣令妻曰仙女所告之期至矣卽無戀
魏卽日致仕甫同江左而白蓮之變起後任被戕魏
聞之爲仙女立廟從此優游林下十餘載年逾六旬
後有北人聞至出書投魏曰予估客也向在保陽令
來江左行販有同客少年胡姓者囑携此書以殺[illegible]

府幸已遠卽可毋報魏挽之不往開南別無它言僅
喪家之魂旛一具上書魏元盧頭銜知大數將終必
女爲預告亟治後事而殁殯之日有女服縞素戾廬
而來至喪前俯伏悲慟魏孀入亟出撫詢僅存白衣
裳一襲而其人杳矣或曰是卽仙女出弔也

淮南醉客記

醉客姓姓者淮南之巨擘也曾助餉百萬賜頭銜二
品其起居服食有王侯不逮者戊辰之歲予寓遊淮

上作夏供尙投刺約消炎會偕同事數友詣其宅望
備爽塏傍閣壯麗尚無論矣甫客入廳齋委婉曲折
約歷十數重門入一院小山玲瓏供素馨茉莉夜來
香西番蓮數十種以白石琢盆梓楠爲架排列成行
咸有幽緻正南小閣三楹前槐後竹垂蔭周匝閣北
窗戶盡除懸水紋蝦鬚簾從望之派帷幬捲簾入
內懸董思白雲景山水配以趙子昂聯句下鋪紫黃
二竹互織卍字地氊左右棕竹椅十六磁凳二絃榻

一以龍鬚竹爲枕得棕竹方几一花欄細窗以錫作
伸面嵌水晶中畫綠荷金魚游泳可玩兩壁皆以紫
檀花板爲之雕鏤山水人物極其工緻空其隙以通
兩夾壁室中滿貯奇花排五輪大扇與窗皆運輪轉
軸風從隙入閣中習習撲香忘其爲夏未幾簫管入
花間即鑿道瓊瑤叢雜麗目不暇給於是樂出穿林
前有小池梨玉清波中滿栽芙蕖紅白相間灼灼亭
亭正合花欲吐時矣緣堤而東千樹垂楊之下別有

舫寔濵板橋而入舫頭亭爲中艙爲秫㮂宛然大平
艘首以鐵絲紗爲屋延入荷香倚芬芳其倚檻設
湘舵竹簾靑花幔而爲之艙中兩筵已具艙客雖坐
筵上安榴而葡萄哀梨火棗菱角蓮子瓜之屬半非
時物其碟具皆鐵底哥窑沉綠六稜每客什以雙箸
二一執壺漿一司供饌餅則客各一器常供之雪糕
冰茶以外既羊鹿鷄豚蹄象白珍錯畢陳然雖至
妙舞清歌追魂奪魄酒數行韭甚于命佈兩未終其

霖滂沛煩暑頓消從窗隙窺之則池面龍首四出環
座而嗜突舉雨止予潛察龍之所在則洋洋然盤度爲
之陴入池中一人坐其背鼓水而上也嗟乎嶀僧耳
孤孥用逾王侯何德堪此今之疲之有以致之執業
者其戒之哉

某獵長

拳勇之技擅推少林僧今則散見諸方叢林中往往
有能者然其道甚秘稍有逾已者必求勝而後已惟

遇超軼絕倫之輩則甘拜下風矣海昌有游方之瞽王姓者亦走江河間獲利漸豐遂止於家鄉設肆貨藥時有游僧來市上托紫石鉢重百觔入肆宣佛號募索不遂輒以鉢置櫃上張拱合掌指門外人無能出入者市人厭苦之不得已滿其願則又過一家次第至王肆索百錢王僅與三枚僧怒將擲鉢壓其櫃王拔而擲之拋出街心石為之碎觀者讚歎僧恧顏拾破鉢而遁逾載王將赴吳下巽梁村喚吳江小舟

舟予二一爲駕長一爲同夥刻舟之際似駕長方編非樹脫卸箭折其夥怨詈之恒忍愛也推張帆時則駕長右手執舵左手持桅以足代篙四體並用無不恰當其夥得趴而觀之故相安也越三日晚泊姑蘇城外之寒山寺起覽玉規月明如晝乃步岸閒玩有僧立寺門外擡頭觀予呼曰客非海昌藥林六王居士乎士曰唯何以相識僧曰予前年托鉢貴鄉領教已深今幸至此實有天緣予師慕客久矣請暫至趾方丈

一叙王曰諾姑俟我返冊儀畢而後會尊師也僧書反冊入內　王歸冊潸然泣下黨長見之曰客何悲爲王語以故曰入其玄中　必無生理黨長笑曰既能擲缽何懼乎秃吾技虔已久今請助客王曰我既犯僧死由自取予何憾哉黨長曰吾樂此死亦無怨恐僧不吾赦耳請假衣冠以師弟稱若角技時必呼吾先可以無弊王諾之遂飽餐偕往入明覺僧笑迎曰客偕人三　祗首座出接中庭視其人身高七尺有餘

臉横腰濶氣概昂藏已望而生畏那客入方丈坐乃自言者小徒蒙賜教老僧夙夜在心然圖一遇今所以特請王爺爾仰瞻絕技王唯唯於是引入後園有地一區石砌垣圍緩步過一門亦甚堅實圓而包大殿之後修為閱武廳舞台甚雄偉極壯兩廊遊而三尺隔以石欄有椅一百數十座其工對坐茶設十餘皆有獨特侍站剛交班呼曰來來來王謂首座曰請徒徒對牀與師對我命弟子先戲可乎首座曰爲長嚴

銳請賜教應曰何爲不成請賢弟予先處行傷頗毋自慚也鐵長亦已釋服曰老行賊形迹詭異我必詳藏之乃蹲身抱大殿柱之後扛起尺餘將柱下礎墩碎瓦齊鳴以左足插磚側翻置其下以石足扶直之仍安柱轉身呼闔寺者曰留於此名使及寮僧咸股慄膜拜曰我教中韋馱大尊旋乾轉坤之力不過如是僧輩肉體凡胎何敢相角特略答一揮拳則僧成齏粉情甘降服不敢再言技勇矣王與談自顧大笑獨

屏氣肅候延至方丈侍茶畢王告退首座與衆僧盡易法衣執旛幢以[illegible]王返舟謂舊長曰壯士之力天下無敵盍不入營爲伍則顯職立至請以資助聊報大德舊長曰吾若不爲顯職亦可小康何至操賤業客何欲君博顯職耶王叩其舊職及里居姓氏舊長不答王稟恭報以百金亦不受及置棄同逢人迹且感云

張慧仙寄外詩記

慧仙張氏女名姙保陽邏人其父紉工也母氏胡因
之嗣禱於子母宮覲太君側兼髢侍女娟好戲謂妯
娌曰得女如是縱不得男亦足矣妯娌爭以赤繩繫
上佩臂而祝曰而母欲之盍隨以歸乎是夕胡母感
而孕彌月妊作眉目清秀聰慧過常妯娌賀曰仙
女來矣從曰不知誰幸而作劉郎也有滇南馮進士
者作宰幾南竄而致仕偶至紉肆中見女不覺潸潸
泣下其父訝曰何以觸使君怨馮曰不不老夫有女

狀其丰裁與而女婿爲老夫所鍾愛不幸夭逝隱痛
於心今覩而女得不感慟耶問女年幾何曰十二歲
矣問近習何事曰學刺繡耳問識字不曰願學而無
師資哴去對答声若洪鐘焉叟大悅問願爲老夫女
不嫣去不答以目視父焉叟曰老夫年屆八旬願不
足爲爾父聊其父曰吾儕小人何幸而蒙顯者視恁
若刄不忍否耶遂焉出矣曰吾豈銜謝又只認老夫父
老夫當日延而肄教之讀以成其志而慰老夫之寥

費耳炙女言諸自是爲要月至舉寧訓導女慧居過月成誦不二年而通韵語習遊文敝閣邢公家傳所然挺秀焉娶字之日慧仙越三載女年十五秀若幽蘭孤同春柳直可付逝高舞掌上矣問字者踵相接其父母皆無所許有媒者曰富商大賈能製萬國老一生衣食不盡者尚不之許有欲為王孫公子瓜葛不思門第懸殊难相匹偶恐物以類聚仍作紈袴婦悔之晚矣母曰咄吾女縱無夫人相必爲才子妻

崇可醜癡騃漢使失所天耶此言一播於是遊士僊
宦皆屬之時有北河刺史天水明府以重資購勝小
人圖中能者引二宦觀之皆相見恨晚刺史先以千
金使強有力者要其父父心動成有日矣焉娶圖之
怒謂其父曰若欲售而女耶何為以弱息附老奴使
抱恨終身老夫且不忍觀生者忍諸且非人類矣圖
以告女女甥其志向女聞之則大啼不食數日作絕命
詞曰鵲有巢而被斫兮象有齒而焚身予小草之不

若兮何見厄於紫宸歿毋大忠面鞫而謝絕之使女自爲計益深藏斗室務爲罕見人皆不得輕見矣先是有江陵生者矜懷欲傲學究大人兼惡 熙朝掌故游燕燕南因覓叔時至女女盛迎焉與縱談子史百家旁及天文星數之學娓娓乎萬言聽者忘倦焉歎心傾無憒憒稱嘆曰不世才也終當奮翮雲霄豈也中物哉時女年十三四支頭聽講至會心處矣歷頻開疑晰屬曰生雖好之無容容焉及宗室賢不許

浙游士雖欲委禽父母又不敢主悉與女謀女許婚之延陵生之戚薑生壯年無子私與女父謀父知生才有允意恐女未必諧歸而詳述之女首肯者再父喜出意外以告戚戚以語生生搖首曰予無金屋貯以藏嬌戚曰是宦家名門富商大賈求之不得者今女莫先生才已首肯矣奈何却之致負知己生曰果爾試以翡翠雙條脫爲娉其父母願則從之不則置之予無長物亦不忍負之也戚復往說而特以柬報

尤一無所求生躍然喜曰予自揣窮措大不足人齒
數竟為彼美垂青咄咄奇遇即登玉堂不足過
矣將雖納聘而無資以娶會潁川似君利生秋遊韓
魏間與女青梅間隔而嫉長者欲奪女志踰其牆据
言於其父母曰延陵生者年逾強仕家有妻子
是以假跡汀洲携而女歸必為伊悶且擯側室之羞
不如某某者貌潘安而富石崇屬嘗遊此將擇佳婿
翁今何不順眾議而與兒女子謀所以畢彼願哉今

幸聘而未娶尚可改圖其父母感將悔之女微聞後
飲泣不食病幾殆父母懼委婉探之女曰兒已受聘
可再議耶使諾言實兒之命也不實亦兒之命也莫
受他人誣必欲悔之兒誓終身不嫁父母知女志不
可挽遂息異議逾年生在樂邑寄迹保陽遣媒納徵
綵輿繼至冠蓋紛迎供帳紛華陳設眩耀其父母大
悅謂女曰婿固不負吾家兒之目力遠出我二人萬
萬矣女赧然曰此不過婿之小遇尚不足以展其大

才也快心處請俟異日定情之夕女謂生曰蜀郡有妻子果不生曰妻則有之子猶未也女曰然則迎以北來妾願以嫡禮待之郎若以妾故而舍是妾負心焉生泫然曰予妻身弱況病不能生育爲嗣續計故娶卿耳豈負妻哉請即發使比至而正妻已逝生哭之慟女百計慰解自是情好彌篤所至必偕南歷恒小東游孤竹徜徉千里間已四年矣會生有白北之行關山險阻不能同車女作閨詞七章寄之其詞曰

一出郎指日出邊關强作歡顏淚暗彈叮囑再三無別語頻緘錦字報平安 二 目送爾軺過嶺去麥苗共逐馬蹄征揣夢飛渡關山處環繞深閨得得行 三 遣悶女作畫相過長夜漫漫可奈何欲使斜暉永不昧倚誰借得魯陽戈 四 吹罷銀釭赴黑甜只期飛夢到郎邊惱人偏是中天月半榻清煇映獨眠 五 聞說風高塞外天綿衣製就又添綿阿孃莫笑癡從甚郎識癡心總愛穿 六 家書一紙達樓臺喜極翻將清淚催

只當與郎同絮語沉吟反復百千回忽報郎君返故鄉忙開鏡匣理新妝豈知小婢傳言誤依舊和衣臥繡床

白安人

鍾俊浙人幼業儒父母早故孑然一身教讀以餬口親戚故舊皆遠之年二十餘獲一芹戚友稍禮之然無與締婚者鍾居下帷刻志勤學未幾登賢書捷南宮入殿鄉黨中爭欲聯姻俊謝曰予貧猶昔豈亦

未成何以家爲時有山右富室官侍衛者白姓有女及笄因乏嗣欲贅儒雅之士爲婿彼鄉人以其武職慮女有赳赳風莫願結婚者後於同年席間遇白談相洽詢及未婚故白即觴同年爲媒後知其豐於財厥終仍許遂贅也女貌姚冶尤婦相得甚歡旋散館後餘得南部宰將至任白因愛女遠離盛備奩具媵以婢僕百餘雇艘由水路行運奩之日自京至通四十餘里絡繹不絕於道者翌月始畢白送婿女至

河干珍重而別於是待小覬覦羣謀肆刼但知其多
侍衛家丁恐有能者不敢邀祭以小舟追隨而下及
官艘晚泊處俱在通都大邑無可下手然一路知風
羽黨日夥矣夏初舟抵維揚是夜月朗風清江波恬
靜俊與白安人舟中對弈思乘月色啟行飭僕叱舟
子連檣而進翁聞之大喜投其魁僞鎖江王者擁百
餘艇胡哨而來舟子聞哨聲咸號呼曰巨寇至矣奈
何諸僕駭告主人俊不勝戰慄泣曰恩家休矣安人

微哂曰小醜何敢跳梁婢子足以退之耳何懼爲遂命僕令舟子停帆將羣艘一貫鎖連官舫在中燈火俱息男子均伏匿不動安人呼婢十餘人來前皆已易短裝黑衣黑褲髮之如髻各與棋子一握密囑數語曰速退小偷毋俾登舟驚官人惟汝等羣婢領命而去安人遂自起易烏縐袄袴以青縐蒙首掛鐵丸囊後視之目立周揚英武之概另具風流非復平時孱弱矣後日夫人將何之安人曰鄉盜耳郎如不

與偕往觀之後見指頭白如胆猶壯遂攜手伏艙門內靜聽喘息未幾時而盜適近盜舟合圍焉彼見巨艘聯絡若索戰然而無一人在外慌疑未决相持既久竟無他異乃命酋長挽鈎持刀躍上未及登舷皆被飛子中要害墮江而斃已數十人賊帥怒自攜大盾挾白刃飛登中舟竟盾上砲子雨下始知擊者在上於是衆首俯身幾欲入艙安入手發鐵丸中盜頂撲跌入江衆呼曰大王殆矣皆瀏水搶護而遁羣婢憾

康安人命埠火厚賞之叱舟子　放舟前進後大悅拱而請曰夫人是何神術治大盜若小兒然誠乃將門之豪傑也安人曰無他妾父好馬射家有閒圃一頃築以長垣中其馬道前廳置以妾當廳事觀妾時尚幼戲以石子擊射鴿父笑曰兒欲為此吾以銀為的能下者予之妾樂此不疲與羣婢日擊至二三年百發百中父又以紙作人畫周身穴道命擊其穴亦無不中繼又以牛革為人畫穴於背命以鐵丸穿之

習四五年則所發皆洞炙矣曰汝將軍天下無敵矣敵侍婢皆能數發如是而已無他長也俊曰棋子微物何能殺人客人曰熟是法者粒米可以殺人況棋子乎彼所擊者非穿太陽穴則取二目子已入腦能不立斃乎俊曰謹聞命矣然婢伏何所而賊不覺客人曰婢猱踞樹巔俯視明而用力遠故無不中其要害且黑衣於木色等夜色朦朧故盜不覺也俊曰客人伏艙內何預知賊首之必登中舟也客人而雅遊

較嶽州大而有饑使羣盜四面受敵必料中用爲主賊首必欲破之既登郎知數者在上不意者在下也故幸中之後不勝嘆服曰夫人眞娘子軍之陳佈也智勇無雙僕何福而遇此及抵官六載任滿謁首邑時有軍功参戎許傑來鎭兩都與俊投合約爲昆季時相過從盛夏解衣而不釋便帽俊竊疑之及俊得保薦將入覲傑具席餞行飲已酣俊問曰大兄當暑不去冠何也傑曰既爲昆季事可無諱予大江巨盜

也因刼官册被鐵尢擊頂去尢骨幾殆幸寇中有兄
腦冊治瘥然不可以風故不釋冠俊曰以兄勇略冠
三軍何見傷於官册傑笑曰此予之恩人也俗訪册
中能者係少婦予喟然自失去盜不爲投邊營八伍
屢上首功五六載進膺是職皆由一擧玉成之此婦
非予之恩人耶俊曰知恩人何在傑曰閭閈中人何
從物識俊笑曰兄勿罪是卽婦也傑駭然起具衣冠
請謁俊命僕傳請妾入出傑見其翦瞽盈盈不皆嫠

拜稽首曰此天人也天命誨子矣濟默然而退

濟叫化

濟丐不知何許人江浙謂丐為叫化因以為名其為人似顛狂而賦好義恒乞食有餘則與同丐中之病不能行者故羣丐皆推尊之日者濟食於裘家果腹而回過郵亭悠悠自得忽來一丐跳之起曰汝非濟叫化乎濟張目熟視素不識者曰呼我何為來丐曰吾向知汝好義今有一技傳汝願學乎濟曰願來

丐出紅丸曰食此能知人病之所在齊立吞之又受之針長尺許曰既知病源以此刺之無不立愈一恍然大悟踴躍狂笑而來丐已逝遂遊行鄉市遇跛者針之即平遇聾者針之即明遇因風而啞者針之即能言於是齊叫化之名噪傳一時所到之處病人環伺之然齊必擇人而施其貧者不必求而治之其富者必婪索滿意而後投針曰得數金呼同丐遍散之不藏分毫有典商某因風致疾右臂已麻百藥罔効

聞齊名使人邀至示之臂齊曰易耳必予我百金則
立能復舊不則半握而已商不得已與之齊針其肩
成巨孔曰不可封穴俾風從此出拔針而臂卽運動
自此遂節欲發則風從穴出颯颯有聲而終身不復
病矣齊得金濟生葬死數日立盡又與羣丐游於村
落見殯者四人舁一自不棺血涔涔下齊熟視而呼
曰若奈何殺活人於棺中耶既露我等曰當為復仇
揮丐羣圍之棺不得行舁者曰毋得鹵莾死者為子

婦因難產胎上攻心亡已週日矣齊曰必啟棺予我覘之葬者怒正喧爭間有識者曰此齊叫化良醫也姑盍啟棺俟必有說葬者大悅以棺回家出其屍致室中齊以針刺心下喚眾出曰速命婦女伺之將產矣眾退媪入哇然一聲子產而婦醒齊大笑不索一錢揮臂竟去有金宦者家傳少婦暴死於室不知所以官入命曰齊叫化必能活之於是厚給而者尋之至視少婦笑不可遏曰伊夫何在速呼來也可治豈

家郎嚥其夫至齊曰我活之必重酬我宦者以巨金置几上曰若能立活郎持去齊又大笑針少婦之腹謂其夫曰我拔鐵針出汝以肉針入郎無恙否則難醒不从也其夫忸怩應之遂去針攫金推宦者出又附其夫曰畏答莫答我問官何不謹於房事而令少婦消瘦致成欲閉耶宦者愧謝之齊大笑去或病家爲父母故衣冠設席延爲上賓齊來大怒不顧而去問其義答曰欲得其歡心須以矮几席地豐以酒肉

倮獨據而食之則高歌嘻笑矣試之果然時有與畔

化同姓者少年業儒娶婦悍甚督過所歡忍之不可

去之不能徘徊門外悶極而倒齊適過之爲針其胸

吐痰升餘而蘇對齊痛哭齊扣其故悉告之齊大笑

曰易耳汝呼婦出我爲治之少年與婦齊至前以針

刺小日婦大驚反奔入室即病病已人道遂閉但能

溺而已少年感甚舍家覓齊得之拜謁於地願投膝

下以從其業齊狂笑曰我無妻那得有子能我無子

繼我業者即我子也汝能叫化乎少年曰子何敢叛
父之道齊曰我無家容我身者即我家也汝能廬宿
乎少年曰兒因家累何用家爲齊大笑曰好好以杖
與僅授之曰從我游悔則殺汝少年敬諾遂飄流三
江兩浙閒數爲服事居然父子閱數載得其拔穴針
刺之法齊曰兒業成矣雖不若乃翁已超於凡輩可
歸而家致富不難以針授曰報汝辛勤貧喪勿替矣
我將有遠行兒柔弱不能追隨盍去諸少年不忍滿

泣請從齊怒曰逆我教大不孝揮羣丐驅之齊狂笑而行走如奔馬瞬息已杳不知所終少年歸其婦尚在室已改行爲良家業不墮見夫歸泣告之悔少年尋其原穴反鍼之人道復通遂爲夫婦如初既而有子因世業鍼醫云

瑯序曰按古律有幽閉之法以治淫蕩婦蓋女人陰內有麤秘骨下之如閘即不通人道齊丐所行或其法也但能閉不能啟若得齊丐之道啟閉自如則游子

咸得封誥其婦天下省無數因發醵命萘矣

八松墓

歲在庚辰余自滄州言旋保陽道出河間驚砂夕起宿鳥歸林將投旅舍遥望荒烟古墓中八松環繞鬱乎蒼蒼宛若張蓋亦似游龍余心羡之喟然而嘆僕夫告余曰此有明義士某公夫婦之塚也當義士在生之日開張旅舍東西南北之人投止者不知凡幾一日客去掃榻於塵埃中得布縛一囊內盛白金五

百義士泰之入室謹藏箱篋中其妻亦莫之知越一載有客莅止入室痛哭義士駭而問之客曰我某省之布商夥也前歲將暮儈作之間擁三千金馳回鄉里比及點交主人則失其五百兩主怒我無以對敝產償之不足質其妻孥與主情願效力五載以補其數主知我素不為非憐而宥之當是時浩然不知銀之失於何所今入此舍不覺心動感觸而悲非有他也義士曰客之囊有字記乎對曰鼎盛字號白銀有

數門平對曰璧寶十枚曰然則客毋悲也原物在請自驗收乃以璧還客客見囊金如故不覺歡欣載拜感以牛酬之義士不許感激涕零而去未幾偕其主來願識義士曰我閱人多矣從未有爽俠士而五百金不足以動其心者我願以兄事之請言所欲義士笑曰老夫年已過臣膝下無嗣多金何爲縱彼蒼憐而富我且願辭之豈閣下能動我所欲乎商主曰我知之矣再拜而退乃覓女子之溫厚端莊者以壺觴

購得載以贈義士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兒必從我言納此以綿普人之後非敢言報也義士之妻亦諄諄勸留不得巳徙之連舉丈夫子七旬而有八男且俱鍼於誦讀先後登進士翁年九十外夫婦齊眉猶及見八子之齊發利用及其終也布咨之子過之欲以表意乃購異松柩其葬越三百餘歲而益茂且有神物護之採樵者不敢近云

義丐

丐某燕人也孑然一身游食市閭餓則出此名字丐康衢古木之陰詡詡而睡一日有策馬而馳者頓撞囊裂落貲銀二一枚於道丐呼之不奮狂奔而去丐乃拾之自忖曰吾其以此易錢乎彼肆主必疑吾爲盜何以自白且緝捕者見之必攘去即不去同儕見吾多金有不思殺而奪之者乎去則此禍甚也不如獻諸官以脫吾身非[illegible]去自得之道乎遂投獻邑宰奇之曰得遺失物者給之半此律之明條汝其受諸丐

叩首曰小人無罪懷寶其罪講之審矣非所願也宰
矣竒之遂金主馳歸呈訴宰語之故還其寶物金主
再拜曰小人何幸而值此義士然之所慮者無宅以
庇身耳小人願助之置宅宰曰能如是乎余亦欲之
豈不以旌其善乃呼鬼義爲之謀宅於市廛置其貨立
業也且表之以額曰拾金不昧
評曰義者開國成家之手段也昔孟嘗市義而安
其身曹瞞假義以剏其業彼市且假者天尚許之況

豈義氣之出於天性者乎一以補後一以發身冥
冥州之信無疑義